

红色记忆

1965年7月,太原市公安局在日寇伪档案中发现了原阳曲情报站站长郑校先当时与敌人交换情报的资料,便把他的名字写入《日寇太原宪兵队资料》中。后经多方核实,郑校先是经上级批准利用特务身份进行对敌斗争的,是情报站的正常工作。1987年,山西省公安厅就此事向全国发通报,为郑校先正名。由此,揭开了抗日战争期间隐蔽战线的一段尘封历史。

1940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沦陷区城市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情报工作方针,同时加强了对情报工作的领导。

1942年秋,晋绥军区政治部锄奸部在太原地区成立了阳曲点线工作站,由吴奇任站长。该站共有十余名成员,主要任务是在太原城北、城西和阳曲县西部一带村庄开展侦察活动,建立以太原为中心的情报网络,开辟通过太原加强北平、天津等敌占城市与延安中央联系的交通线。

12月,因站长吴奇调离阳曲点线工作站,晋绥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李剑珠派郑校先接替其站长职务。为了深入太原近郊,郑校先将工作站移到阳曲庄儿上、凌井、西坪、扫峪一带,建立起“小根据地”,退可上山,进可直插平川。

1943年秋冬,晋绥军区政治部决定将所属锄奸部阳曲点线工作站与军区调查局所属阳曲情报站合并,统一组成阳曲情报站,由军区调查局统一领导,仍由郑校先任站长。

阳曲情报站的主要任务是以太原城为重点,调查搜集敌伪军事、政治、经济、特务情报;建立发展敌后情报网点;策反敌伪人员;护送干部,组织交通线;接待、掩护、输送敌后情报交通干部;组织营救我方被敌特逮捕的党、政、军干部和爱国人士;为根据地购买药品、布匹和各种物资;武装保护情报网与交通线,随时准备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与此同时,晋西北军区情报处派遣情报干部到清太徐地区建立太原情报站,该站派到太原、榆次、太谷、天津等地区9名情报干部,建设新的情报站。

营救被捕同志,是情报站的一项特殊任务。其中,令人惊心动魄、提心吊胆的一次,是营救晋绥军区调查局太原情报站站长冯晋臣。

1944年,冯晋臣在执行护送任务时,被伪警察二分署拘捕。郑校先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营救,托人将亲笔书信送交伪警察署长,信中将事件涉及的利害关系一一摆明,这位伪署长看信后反复思量,最终将已关押七昼夜的冯晋臣放行。

阳曲情报站建立后,即开始建立情报网络。采用“就地铺云,就地下雨”的方式,发展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建立情报网。在各行各业由点到面建立不同类型的线索,除在基本群众中建立许多可靠的基点外,在教育界、商界、知识青年中,以及在敌伪组织中建立可靠的内线“特情”,在情报工作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郑校先的领导下,阳曲情报站在沦陷区建立隐蔽战线,打进敌伪内部,开展对日伪的情报战,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阳曲情报站犹如一把锐利尖刀,直插太原敌人的心脏。

阳曲情报站发动群众,建立起群众性的反情报网,使日特难以渗透,在建立专业的情报和反间谍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情报站派遣特工人员打入日伪政权和其情报机构内部,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隐蔽战线的情报力量

流风瑰丽马庄村

彭庆东

驱车沿宽敞如江的长风大街东行数公里,于东峰路口北转上一高坡后,但见山景秀丽,山峦起伏,远处东北方向的一座村庄依山而建,布局大气,这就是马庄村。马庄村布局之大,可以由马庄之名来源说起。据说当年这里曾是一片广袤的草场,是牧养战马的理想之地,故名马庄。当地有一句俗话形容马庄地形,“九沟十八川,七十二个窑窑罐”,足见马庄地域较一般村庄旷野开阔。另有一个版本的说法是,明朝初年,朱元璋的三儿子朱橚来太原就藩晋王后,恳请朱元璋为其母马皇后在太原封地,以尽孝心。朱元璋遂把现在马庄这块地域封给了马皇后,以马氏之姓封号称“马南郡”。“马南郡”地名一直沿用到明亡,后来才改称“马庄”至今。两个版本,都说明了马庄的地域之大。

王安石说:“世间瑰怪之观,常在险远。”迎泽区郝庄镇马庄村的自然流风遗蹟之中,不乏瑰怪奇丽与独到之处。才进入马庄村西口,但见北面百米的坡道上,松柏簇拥着一座古庙,这就是马庄村的芳林寺。寺庙虽名气不

大,却有着近千年的历史。这里是太原著名的绿琉璃瓦建筑群,大雄宝殿的狮象宝屏、山门抱叉墙上的团龙等,都是明代的琉璃艺术杰作。而这些都是当年的马庄村人自己烧制的。自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太原的琉璃烧制技艺就在马庄村苏氏家族中传承,至嘉庆年间,苏氏琉璃就进入了皇宫。上世纪50年代初,我省著名学者高寿田先生在其所著《山西琉璃艺术》一书中,便提及北京宫殿的琉璃为“太原马庄苏氏”琉璃匠制作。后经清华大学专家证实,故宫翻修时,发现了背后镌有“马庄山头苏氏”字迹的琉璃瓦。马庄苏家烧制出来的琉璃,黄是明的黄,绿是翠的绿,只有马庄的原料才能做出这样的琉璃。清嘉庆年间,北京皇宫维修,琉璃瓦需求量剧增,北京的琉璃厂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把太原马庄苏家作为琉璃瓦专供基地。每当往京城运送琉璃瓦之时,马庄村边窑头上成箱的琉璃瓦、成队的骆驼及随行官员、马夫等,热闹非凡,场面极其壮观。自明清以来,马庄村苏氏琉璃为世人留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作品,为山西琉璃的传承与发展成就



北都风采
跃然纸上

孔令剑

闻道北都今一变,政和军乐万人安。
绮罗二八围宾榻,组练三千夹将坛。
蟬鬓应夸丞相少,貂裘不觉太原寒。
世间大有虚荣贵,百岁无君一日欢。

——白居易《寄太原李相公》

唐大和元年(827)10月,在新登基的唐文宗18岁生日的庆典活动中,白居易广博的学识令唐文宗龙心大悦,随后便派其与几位老臣作为钦差,巡视东都洛阳。此诗,便是白居易出使洛阳时所作,时间应为828年初。

诗的首联,“闻道北都今一变,政和军乐万人安”,意思是,听说北都太原现今大变样,政治、军队、老百姓一切都好。这是一个总括式描述。接下来,从两个场景进行了描绘,也可说是印证。一个是宴饮,年轻美貌的女侍者围坐在宾客身边;另一个是军势,整齐雄壮的精兵分列将坛两侧。接下来进一步深入:女侍者应该都夸李相公年少力壮,而李相公呢,穿着貂裘更不会觉得太原寒冷。尾联,诗人发出了感叹:世间的荣华富贵虽然虚幻,我这辈子还没有你这一天的欢愉。

整首诗呈现出一派热情高涨情绪,其中既有对李相公治理太原政绩的肯定,也有对其惬意快乐生活的欣羡。但细读来,其间似乎又夹杂了些许复杂意味。

826年9月,白居易55岁,请完百日假便径直踏上了归乡养老之路。不承想,还在途中,便听闻了唐敬宗被宦官所杀的宫廷动乱大事件,而一回到洛阳,又发现弟弟白行简已于冬天病逝。不难想象,这两件事对白居易的沉重打击,他所得的,是一种刻骨的伤悲,既汇集着白居易此前为官为人的深刻体悟,也是他此后人生历程的牢固底色。而至于又突然接到诏书,被任命为秘书监,以及此后一干事务,无非是老臣之心的被动作为。因此,此诗中确有一股难掩的悲伤虚幻底色。

至于李相公,作为唐朝李氏宗室,一路走来也是宦海浮沉。先前当了两年多宰相,突然被外放太原,仕途一时受挫。时间也是826年9月。太原虽然是唐朝龙兴之地,在当时贵为北都,但毕竟是边远之地,由此可想李相公的心情。于是,在此前白居易写诗向他索求良马时,他便告知了自己的近况,既是向好友的一番诉说,当然更有展示成绩以振信心的意思。而白居易的再次寄诗,当可看作两位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虽然白居易在诗中大大加赞美,但字里行间难免有另一番滋味。

这,也是一首好诗必备的品质,在表面的字句意思之外,还要有更为复杂的意味,至于意味如何,就看诸君的品读。而此诗中的北都太原,在当时的局势之下,呈现出了一派难得的繁荣祥和,确是事实。

诗意图景
锦绣太原

(22)

扫码看视频

与山西擦肩而过的苏轼

李宏飞

家住了一个月左右后,再次启程上路。若一切顺利,这位千古文豪不久之后将踏足河东大地,与山西结下一段跨越千年的缘分。

然而,历史偏偏在此拐了个弯。苏轼上任途中,刚到了陈桥驿(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东南部),就收到苏辙传来的消息,说其在河中府的任职已被取消,改派为徐州太守。苏轼给其好友文与可(北宋画家)的信中说:“轼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复携而东。仕宦本不择地,然彭城于私计比河中为便安耳。”

由于朝廷的朝令夕改,山西,就这样与苏东坡擦肩而过。

命运让苏轼到徐州度过了接近两年不平凡的生活,政声卓著,文采斐然。苏轼在徐州留下的诗、词、文,据李思明先生《苏轼在徐诗文篇目考》的统计,共计335篇。其中古今体诗197篇,词、铭和致语口号31篇,书启、赞表及游记107篇。

苏轼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留下大量精彩诗文。试想,若他当年真的赴任河中府,山西的山水将留下多少美丽传说、文化掌故、人文情怀。

或许,他会登上五台山,在清凉佛国写下“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禅意诗句;或许,他会在黄河岸边驻足,用“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为壶口瀑布题名;或许,他会在蒲州古城(今永济)治水兴农,留下一座“苏公堤”,让后人世代传颂。老醋坊里也许会添一段“东坡酿醋”的传说,甚至山西刀削面都可能被戏称为“东坡削面”。

太行山的雄奇、汾河水的婉约、晋祠的古韵、盐池的旖旎,也许都可能化作“欲把河东比西子”的绝句,让三晋风光名扬天下。他若在蒲州疏浚河道、劝课农桑,今日永济或许会多一座“东坡亭”,黄河岸边的村落会传唱着“苏公治水”的歌谣。

1254年夏,65岁的北方文雄元好问首次登上了与家乡相距咫尺的五台山,畅游月余,写下了著名的《台山杂咏十六首》。其中第四首写道:

“颠风作力扫阴霾,白日青天四望开。好个台山真面目,争教坡老不曾来。”

当时的元好问,也一定为无缘山西的苏东坡而惋惜。

北宋熙宁九年(1076)冬,41岁的苏轼结束了两年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的任期,接到调令,改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知州。苏轼给友人周开祖的信中写道:“某此无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去益远矣。”

十二月,苏轼收拾行囊,于密州启程,在到河东赴任之前,他打算先路过济南过年。选择在济南过年,必然是苏轼的特殊安排,如同两年前申请到密州任职一样,主要动因是他的弟弟苏辙。三年之前,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苏辙携家眷到济南任职。宦游无定,羁旅南北,兄弟之间鲜少相聚,苏轼希望能离弟弟近一点。所以,当收到去往河中府的调令之后,苏轼随即取道济南,去赶赴一场期待已久的兄弟聚会。

初到济南,虽没能见到心念已久的弟弟,但见到了苏迟、苏适、苏远三个侄儿,对于久盼亲情抚慰的苏轼来说,这次团聚带来的欢欣可想而知。多年后,他写诗《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提及当年的相聚场景,字里行间仍是对这段时光的恋恋不舍:

“露宿风餐六百里,明朝饮马南江水。未见丰盈犀角儿,先逢玉雪王郎子。对床欲作连夜语,念汝还须早起。夜来梦见小于菟,犹是髯髭垂两耳。忆过济南春未动,三子出迎戏雪里。我时移守古河东,酒肉淋漓浑喜舍。而今憔悴一羸马,遂欲担夫相汝尔。出城见我定惊怪,身健穷愁不须耻。我为乃翁留十日,掣电一炊何足恃。惟当火急作新诗,一醉两翁胜酒美。”

苏轼在苏辙